

· 供本校教学用 ·

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

(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

1980年10月

说 明

一、《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是作为哲学系本科生、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的参考资料。

二、此资料承甘肃社会科学院来我系进修、协作的周纪兰同志在暑假时间付出艰苦劳力，特向她致谢。

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

1980年10月21日

目 录

（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主义者？》	1
（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 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7
（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0
（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19
（五）《怎么办？》	20
（六）《进一步，退两步》	22
（七）《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23
（八）《“警察司长格普兴的报告书”序言》	23
（九）《给谢宾斯基的信》	24
（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25
（十一）《孟什维主义的危机》	26
（十二）《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 说的草稿》	28
（十三）《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 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报告》	29
（十四）《纪念葛伊甸伯爵》	30
（十五）《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33
（十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35
（十七）《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六章	35

(十八)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58
(十九)	《再论党性和非党性》	70
(二十)	《列·尼·托尔斯泰》	70
(二十一)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	75
(二十二)	《自由派工人党的宣言》	80
(二十三)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80
(二十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 部分》	80
(二十五)	《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81
(二十六)	《犹太学校民族化》	82
(二十七)	《给阿·马·高尔基》	82
(二十八)	《顽固地维护坏事》	86
(二十九)	《论民族自决权》	87
(三十)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办法》	87
(三十一)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88
(三十二)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	93
(三十三)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	94
(三十四)	《社会主义与战争》	98
(三十五)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99
(三十六)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	99
(三十七)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	100
(三十八)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	101
(三十九)	《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吧！》	101
(四十)	《感谢李沃夫公爵》	101
(四十一)	《政治讹诈》	102
(四十二)	《论妥协》	103
(四十三)	《国家与革命》	104

《四十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05
《四十五》《怎样组织竞赛》	105
《四十六》《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115
《四十七》《论革命空谈》	116
《四十八》《错在哪里?》	116
《四十九》《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	117
《五十》《给俄共中央的信》	119
《五十一》《论饥荒》	119
《五十二》《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 次代表大会》	120
《五十三》《给美国工人的信》	120
《五十四》《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22
《五十五》《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23
《五十六》《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24
《五十七》《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124
《五十八》《对一个农民的要求的答复》	125
《五十九》《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126
《六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127
《六十一》《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	128
《六十二》《伟大的创举》	133
《六十三》《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57
《六十四》《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58
《六十五》《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159
《六十六》《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 任务》	160
《六十七》《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163

(六十八) 《政论家的短评》	164
(六十九) 《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	165
(七十) 《迎接国际妇女节》	166
(七十一)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167
(七十二) 《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矿工 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67
(七十三)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	169
(七十四)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 度》	170
(七十五) 《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 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 动》	172
(七十六)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 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73
(七十七) 《共青团的任务》	174
(七十八) 《论专政问题的历史》	190
(七十九) 《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全会会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 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十月革命三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193
(八十) 《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共产党员全体大会 上的报告》	193
(八十一)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 说》	194
(八十二) 《十月革命四周年》	196

(八十三)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196
(八十四)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 利后的作用》	197
(八十五) 《政论家的短评》	199
(八十六)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199
(八十七) 《给阿捷尔拜疆石油托拉斯工人和工 程师的电报》	202
(八十八)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202

（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 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 者的论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建立起来、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随时把二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物质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即思想形式。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地，这个意识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存在的冲突中求得解释……

大体说来，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成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演进时代。”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Contrat Social》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以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

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比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到，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沒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沒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往下一个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非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局部地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代表中间与瓦·沃·先生同样博得的称号）的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所应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沒有结果的”和“游移不定的”。也许不是每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拿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吧。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所爱用的法宝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耗费了大堆的纸张，说出了无数感伤的小市民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耽心（而且是不无根据地）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

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这也就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可产生重大的成果呢？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结合的看法，对俄国现实由以构成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没有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代表俄国经济制度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从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内容，却一味卖弄自己的机智来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例如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人们现在向我们鼓吹”三种道德，即封建基督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一切历史的三

分法都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的思想！可见，谁不知道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都可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举例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也只是说“现在”）只限于上述三点吗？曾想断言封建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想以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的道德思想的企图，却拿极空洞的词藻款待我们！

写于1894年春夏，1894年第一次刊印
长1894年脱印版刊印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18页至第
122页，第138页至第140页，第159
页

（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评彼·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
评述”一书1894年圣彼得堡版

既然农民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其实所有的农民已经成了这样的生产者），他们的“道德”必然会“建筑在卢布上”，我们不必为这一点责备他们，因为生活条件本身迫使他们用商业上的种种狡猾手段猎取卢布。

占有固着于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靠别人养活”来做工、为货币占有者来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取消了农奴主

的道德。

但小资产者不敢正视真理，不敢直言不讳：他迴避这些不容置辯的事实而开始幻想起来。他认为只有独立小经济（为市场生产这点却谨慎地避而不谈）才是“道德的”，而雇佣劳动是“不道德的”。他不了解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且是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一种偶然的病症，而不是从商品经济（对商品经济，老实说，他是无法反对的）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直接产物。

小生产者在现代制度下备受痛苦，但他避开业已暴露无遗的直接矛盾，害怕这些矛盾，以幼稚反动的空想来安慰自己，说什么“国家应从道德方面考虑”，就是说，应从适合小生产者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

不，你弄错了。你向之呼吁的这个现代国家，应当从适合高等资产阶级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现存社会阶级间的社会力量就是这样配置的。

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

主观主义的民粹派恰恰相反，他们下论断时从“理想”出发，毫不考虑这些理想只能是现实的某种反映，因此，它们必须由事实来检验，必须归结为事实。不过这个论点如果不加解释，民粹主义者是不能理解的。他想：怎能这样呢？理想应该谴责事实，指出怎样改变事实，检验事实，而不是

被事实检验。被事实检验，在惯于异想天开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是与事实调和。我们来解释一下。

“靠牺牲别人来经营”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

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他只是在这些理想的基础上同民粹主义进行论战，他争论的纯粹是这些理想的建立及其实现的问题。

民粹主义者认为只要照下面这样做就够了：肯定产生这些理想的事实，再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观点指出理想的合理性〔但他不了解这些“现代观念”只是西欧“舆论”对新生力量的让步〕，然后向“社会”和“国家”呼吁：保证呀，防护呀，组织呀！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那种理想出发，但他不是把它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相对比，而是与现有阶级矛盾相对比，因此，不是把它表述为“科学”的要求，而是表述为某某阶级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某某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需要加以客观的研究）产生的，并且由于这种关系的某某特点，这种要求只有用某某方式才能实现。不这样把理想归结为事实，这些理想始终是天真的愿望，决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决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看法还值得谈谈。作者在64—65页引用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关系的绝妙的说明：“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这里不能不补充一句，就是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甚至连意志自由这样一个极其

简单的问题也弄不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决定论和宿命论混在一起，一筹莫展，找到了一条出路……脚踏两条船：他不想否认规律性，同时断言意志自由是我们意识的事实（其实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抄袭的米尔托夫的思想），因此可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学，除了造成忽视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空想或空洞道德外，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

写于1894年末至1895年初，以克·士林为笔名，第一次载于“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1895年至彼得堡版
按“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文集原文刊印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55页，第361页至第362页，第365页至第366页，第383页，第393页至第394页，第398页

（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怎样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公元1895年8月5日（7月24日），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于1883年逝世），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马克思与恩格斯见面以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俩人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要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